

詹瑛全集

卷五

《李白诗文系年》

《李白诗论丛》

《李白诗选译》

综观以上的论证，这首诗作于乾元元年三月
以后，五月张镐罢相以前，可以无疑。然后我们
来看一下这首诗的主题思想是什么。

(按：插入第3至下第10行末) 鄴郡，乾元二年改为鄴城。诗
中有“只馀鄴城不回首”句，似乎不在作于乾元二年以
前的《唐书·地理志》相州，天宝元年改为鄴郡，乾元元年
相州。且没有乾元二年改为鄴城的论，优伶不知其
根据。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教育出版社

詹瑛全集

卷五

《李白诗文系年》

《李白诗论丛》

《李白诗选译》

目 录

说明	(5)
李白诗文系年	(7)
长安元年 (701 年)	(7)
开元十三年 (725 年)	(10)
开元十八年 (730 年)	(16)
开元二十三年 (735 年)	(19)
开元二十八年 (740 年)	(29)
天宝二年 (743 年)	(32)
天宝三载 (744 年)	(46)
天宝四载 (745 年)	(62)
天宝五载 (746 年)	(70)
天宝六载 (747 年)	(77)
天宝七载 (748 年)	(81)
天宝八载 (749 年)	(82)
天宝九载 (750 年)	(85)
天宝十载 (751 年)	(91)
天宝十一载 (752 年)	(94)
天宝十二载 (753 年)	(96)
天宝十三载 (754 年)	(108)
天宝十四载 (755 年)	(116)
至德元载 (756 年)	(119)

至德二载 (757 年)	(128)
乾元元年 (758 年)	(140)
乾元二年 (759 年)	(145)
上元元年 (760 年)	(158)
上元二年 (761 年)	(163)
宝应元年 (762 年)	(170)
李白《古风五十九首》集说	(172)
李白乐府集说	(182)
存疑之作	(191)
《李白诗文系年》篇目索引	(198)



《李白诗文系年》

目 录

说明	(5)
李白诗文系年	(7)
长安元年 (701 年)	(7)
开元十三年 (725 年)	(10)
开元十八年 (730 年)	(16)
开元二十三年 (735 年)	(19)
开元二十八年 (740 年)	(29)
天宝二年 (743 年)	(32)
天宝三载 (744 年)	(46)
天宝四载 (745 年)	(62)
天宝五载 (746 年)	(70)
天宝六载 (747 年)	(77)
天宝七载 (748 年)	(81)
天宝八载 (749 年)	(82)
天宝九载 (750 年)	(85)
天宝十载 (751 年)	(91)
天宝十一载 (752 年)	(94)
天宝十二载 (753 年)	(96)
天宝十三载 (754 年)	(108)
天宝十四载 (755 年)	(116)
至德元载 (756 年)	(119)

至德二载 (757 年)	(128)
乾元元年 (758 年)	(140)
乾元二年 (759 年)	(145)
上元元年 (760 年)	(158)
上元二年 (761 年)	(163)
宝应元年 (762 年)	(170)
李白《古风五十九首》集说	(172)
李白乐府集说	(182)
存疑之作	(191)
《李白诗文系年》篇目索引	(198)

说 明

这本书是十四年前的旧作，当时作者僻处云南、贵州二省，所看到的资料很不全面，对于李白诗的看法也很陈腐，更说不上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于一些诗的解说，多半是集录前人的陈言，作者本人的阐述比较少。书中有些地方引曾国藩的《求阙斋读书录》。作者虽然完全否定曾国藩的政治立场，但由于近年来有的书里暗引他的说法，而不注明出处，在本书里就没有把他的话删去。同样，书中也偶尔引钱谦益的说法。

书中“系年”部分所著录的诗文篇目，占李白全部著作的三分之二以上。每一篇目之下所注的阿拉伯数字是该诗（或文）见于王琦注本《李太白全集》的卷数，这样便于读者参考原文。书中引“杨曰”“萧曰”“薛谱”，指的是杨齐贤、萧士赞二家注和薛仲邕《李太白年谱》，都见于《分类补注李太白集》。奚禄诒的手批，见于手抄本胡震亨《李诗通》，因为没有印过，所以引的地方很多，以供读者参考，并不是说他的解释一定高明。书中引《李诗辨疑》的地方很多，也是因为这本书不大常见。

书中间或有对照各种选本的校语，但并没有把作者的校勘记全部收进去。本书以考证诗文年代为主体，凡是和诗文无关而且纪载有很多矛盾的“异说”，因为时下的书里引的地方很多，作者就不再著录，以省篇幅。但是遇到不同意传统纪载的地方，例如李白、郭子仪互救的传说，就有比较详细的考订。书中把某一首诗（或文）系在某一年之下，并不是说该诗（或文）就一定作在那一年，有时是说作在那一年之前，有时是说作在那一年之后，有时甚至只是约略附在那一年之下，表示那篇诗（或文）是早年、中年或晚年作的。自然在系年的时候主观片面的地方是不

可避免的。李白和某人赠答的作品，常常放在一起，这是为了便于理解，也不一定说是同时作的。有时对某诗（或文）为什么系在某一年之下，要知道了李白一生的游踪才会更明白，请参看拙撰《李白诗论丛》中的《李白游踪地图》。

从以上的说明可以看出本书是有很多缺点的，但是书中引的资料比一般的书多些，还可以供参考。自然解放以后，还有很多资料可以发掘，本书也还可以从新的眼光改写，但是因为作者近年来从事于心理学的教学和研究，此道久荒，也就只好以旧日面目付印了。

詹 锜

1957年5月于天津师范学院

附 记 这本书从1958年出版以来，谬蒙海内外唐诗研究者的奖誉和多次转引，愧悚无地。有些同志在近年的论文和著作中指出本书中的不妥甚至错误之处，看了非常钦佩。有些问题，我将在和几位同志合写的《李白全集编年校注》中重新订正。本书这次重印，因系用旧纸型，只能挖改错字。还有些问题，牵涉的面比较广，我还没有考虑成熟，只好留待以后再修订了。

1982年6月于河北大学天津马场道宿舍

李白诗文系年

李白字太白，蜀之绵州人，其家世别见《李白家世考异》。（请参阅拙撰《李白诗论丛》）

唐武后长安元年辛丑（701年） 白生。一岁。

王琦《李太白年谱》（以下简称王谱）曰：“旧谱起于圣历二年己亥，云白生于是年。按曾巩序，享年六十四。李阳冰序载白卒于宝应元年十一月，自宝应元年逆数六十四年，乃圣历二年也。薛（仲邕）氏据之，故曰白生于是年。然李华作《太白墓志》曰：年六十二，则应生于长安元年。以《代宋中丞自荐表》核之，表作于至德二载丁酉，时年五十有七，合之长安元年为是。”

长安二年壬寅（702年）

长安三年癸卯（703年）

长安四年甲辰（704年）

神龙元年乙巳（705年） 五岁。

《上安州裴长史书》云：“五岁诵六甲。”

神龙二年丙午（706年）

景龙元年丁未（707年）

景龙二年戊申（708年）

景龙三年己酉（709年）

睿宗景云元年庚戌（710年） 十岁。

《上安州裴长史书》云：“十岁观百家，轩辕以来颇得闻矣。”

景云二年辛亥（711年） 陈子昂卒于射洪县狱中。

玄宗先天元年壬子（712年） 杜甫生。

开元元年癸丑（713年）

开元二年甲寅（714年）

开元三年乙卯（715年） 十五岁。

《赠张相镐诗》云：“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与韩荆州书》云：“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又诗云：“十五游神仙。”

开元四年丙辰（716年）

开元五年丁巳（717年）

开元六年戊午（718年）

开元七年己未（719年）

《访戴天山道士不遇诗》²³ 宋姚宽《西溪丛语》：“《绵州图经》云：戴天山在县北五十里。”东蜀杨天惠《彰明遗事》云：“太白隐居戴天大匡山，往来旁郡，依潼江赵征君蕤。蕤亦节士，任侠有气，善为纵横学，著书号《长短经》。太白从学岁余，云游成都，益州刺史苏颀见而奇之。”则太白之隐居戴天山当在游成都谒苏颀之前一年。

开元八年庚申（720年） 二十岁。

礼部尚书苏颀出为益州长史（见《旧唐书》本传）。白于路中投刺，颀待以布衣之礼，因谓群僚曰：此子天才英丽，下笔不休，虽风力未成，且见专车之骨。若广之以学，可以相如比肩。（见《上安州裴长史书》）

《登锦城散花楼》²¹

《白头吟二首》⁴ 按二篇语意多同，盖一诗之两传者。《千一录》：“太白《白头吟二首》颇有优劣，其一盖初本也。”明朱谏《李诗辨疑》谓二首皆伪作，非是。萧士贇曰：“此诗其为明皇宠武妃废王后而作乎？唐诗人多以汉武比明皇。……王皇后乃玄宗为临淄王时所聘，‘龙须席’则晋东宫事，意有在矣。琥珀枕则皇后事，意谓一枕游仙之时梦中或者相遇，否则无再合之期矣。”沈德潜曰：“太白诗

固多寄托，然必欲事事牵合，谓此指废王皇后事，殊支离也。”（《唐诗别裁》）按沈说良是。《西京杂记》云：“司马相如将聘茂陵人女为妾，卓文君作《白头吟》以自绝。”此诗开首云：“锦水东北流，波荡双鸳鸯。”盖白游成都时有感此事而拟其辞。

开元九年辛酉（721年）

开元十年壬戌（722年）

开元十一年癸亥（723年）

开元十二年甲子（724年） 七月壬申，月蚀既。己卯废皇后王氏为庶人。

《蟾蜍薄太清》诗₂（《古风五十九首》之二） 杨齐贤曰：“按《唐书》王皇后久无子而武妃有宠。后不平，显诋之，遂废。武妃进册为惠妃，欲立为后。太白诗意似属于此。”唐仲言曰：“蟾蜍蚀月，比武妃逼后。月光亏而魄没，见后已废而忧死也。蟾蜍借日之光以成形，今人紫微而日反为所蔽，比武妃既得幸，而蛊惑帝心，至于荒乱也。苟日月俱为阴邪所伤，而苍生无以仰照，则万象皆昏冥矣。因言后之被废正如陈后之居长门，然陈后以嫉妒几绝皇嗣，实有可废之条，今王后抚下有恩，明皇特以武妃之故而谋废之，则非陈后比矣。所谓‘昔是而今非’也。且帝以后无子，罪其花而不实，然不观诸桂树乎？桂蠹则不能成实，宠分则不能有子。奈何遽以天霜之威加之哉！大抵国家之乱，起自宫闱，我因念及此事，为之感叹沾衣也。其后武妃幸早世，而明皇卒以太真乱国，太白可谓知幾矣。”（王注引）王琦曰：“太白此篇首以月蚀为喻，是虽比而实赋也。”释此诗者以曾国藩说为独异，其所作《求阙斋读书录》云：“‘蟾蜍’句暗指杨妃，‘蟾蜍’句指禄山陷京师，‘两耀’谓玄宗在蜀，肃宗在灵武。”按杨齐贤说是，依曾说则“桂蠹花不实，天霜下严威”二句便不可解矣。

《酬宇文少府见赠桃竹书筒》₁₉ 诗云：“中藏宝诀峨眉去，千里提携长忆君。”当是少年居蜀时作。

《登峨眉山》₂₁

《峨眉山月歌》₈

以上三首盖作于开元八年游成都之后出夔门以前。

开元十三年乙丑（725年）是年十一月玄宗东封泰山。

白二十五岁。经巴渝，出三峡，游洞庭。遇司马承祯（字子微）于江陵，作《大鹏遇希有鸟赋》，后改为《大鹏赋》。《大鹏赋》序云：“余昔于江陵（《唐诗纪事》作金陵，误）见天台司马子微，谓余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因著《大鹏遇希有鸟赋》以自广。”《薛仲邕年谱》系此赋开元十年下。王谱谓“此赋未详作于何年”。按卫凭《唐王屋山中巖台正一先生庙碣》（见《全唐文》）谓司马尊师尝“游句曲，步华阳之天。……登衡山窥华阳之秘”。又云：“岁乙亥（开元二十三年）夏六月十八日乘空而去。”《旧唐书·司马承祯传》：“开元九年遣使迎入京，亲受道箓。十年驾还西都，承祯又请还天台山，玄宗赋诗以遣之。十五年又召至都。玄宗令承祯于王屋山自选形胜置坛室以居焉。”颜真卿《茅山玄靖先生广陵李君碑》：“开元十七年从司马炼师于王屋山传授大法。”盖开元十五年后承祯即居王屋，以迄于终，则其游衡山当在开元十五年以前。《唐大诏令集》卷七十四《令卢从愿等祭岳读诏》“令太常少卿张九龄祭南岳”下注开元十四年正月。《张曲江集·登南岳事毕谒司马道士诗》云：“将命祭灵岳，回策诣真士。”此司马道士即承祯也。白之遇承祯于江陵。当在开元十三四年间司马道士游衡山之前后。

《巴女词》₂₅ 《李诗辨疑》以为伪作，乃迂腐之见，不可信。

《早发白帝城》₂₂ 一作《白帝下江陵》，《唐诗别裁》选录此诗题作《下江陵》。

《荆州歌》₄ 诗曰：“白帝城边足风波，瞿塘五月谁敢过。荆州麦熟茧成蛾。”当是五月中作。

《渡荆门送别》₁₅ 沈德潜曰：“诗中无送别意，题中二字可删。”诗

云：“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当是初出夔门后作。

《秋下荆门》₂₂ 敦煌残卷本唐诗选题作《初下荆门》。诗云：“此行不为鲈鱼鲙，自爱名山入剡中。”当是于秋间初下荆门时作。

开元十四年丙寅（726年）

白游襄汉，上庐山，东至金陵扬州。更客汝海。（略见《上安州李长史、裴长史》二书）

《江上寄巴东故人》₁₄ 诗云：“汉水波浪远，巫山云雨飞。东风吹客梦，西落此中时。觉后思白帝，佳人与我违。”盖方至江夏时作。

《望庐山瀑布二首》₂₁ 任华杂言《寄李白》：“‘登庐山，观瀑布，海风吹不断，江月照还空。’余爱此两句。”指此诗第一首。华诗下文又云：“中间闻道在长安，及余戾止，君已江东访元丹。”则《望庐山瀑布》诗盖入京以前作也。按白虽屡游庐山，而大都在去朝以后；其在天宝以前者约当是时。

《望庐山五老峰》₂₁

《庐山东林寺夜怀》₂₃

《别东林寺僧》₁₅ 以上诸诗盖皆同时之作。

《金陵城西楼月下吟》₇

《金陵白杨十字巷》₂₂

《题金陵王处士水亭》₂₃

《月夜金陵怀古》₃₀

《金陵新亭》₃₀ 以上盖皆初游金陵时作。

《登瓦官阁》₂₁ 《景定建康志》：“古瓦官寺，又为昇元寺，在城南隅。”

《横江词六首》₇ 《太平寰宇记》：“横江浦在和州历阳县东南二十六里。”按第一首云：“一风三日吹倒山，白浪高于瓦官阁。”疑与《登瓦官阁》诗当为前后之作。

《洗脚亭》₂₅ 王注：“诗乃送行之作，题内似有缺文。”诗云：“西望白鹭洲，芦花似朝霜。”按《景定建康志》：“白鹭洲在城之西。”此诗当是秋季于金陵作。

《游溧阳北湖亭望瓦屋山怀古赠同旅》（一作《赠孟浩然》）¹⁰ 诗云：“闻有贞义女，振穷溧水湾。……遗迹翳九泉，芳名动千古。子胥昔乞食，此女倾壶浆。运开展宿愤，入楚鞭平王。凛冽天地间，闻名若怀霜。”而不及为贞义女立碑事，则此诗之作，当在《溧阳濑水贞义女碑铭》之前。诗又云：“壮夫或未达，十步九太行。”乃自况也。溧阳去金陵匪遥，此诗之作疑在太白初游金陵时，孟浩然或即其同旅。诗又云：“天清白露下，始觉秋风还。”其时正当秋季。

《秋夜板桥浦泛月独酌怀谢朓》²² 《太平寰宇记》：“板桥浦在昇州江宁县南四十里。”《金陵城西楼月下吟》云：“解道澄江净如练，令人长忆谢玄晖。”此诗则云：“汉水旧如练，霜江夜清澄。……玄晖难再得，洒洒气填膺。”似是前后之作。

《东山吟》⁷，一作《醉过谢安东山》。原注：“去江宁城三十五里，晋谢安携妓之所。”按此东山与会稽东山异，详见王注。诗云：“白鸡梦后三百岁，洒洒浇君同所欢。”按“白鸡梦”指谢安之卒而言，见王注引《晋书》。安卒于晋武帝太元十年（385）与本年相去三百四十一岁矣。约略言之，故云三百耳。诗中又有“秋风吹落紫绮冠”之句，当是秋季作。《李诗辨疑》云：“此诗急遽而村俗，……似为厕鬼魍魉者所道也。末引嵇康洪流之咏又与上文意不相蒙，康之咏曰：‘浩浩洪流，带我邦畿。’与谢安事似不相贴，以此益可疑也。”按浩浩洪流之咏乃用谢安事，详见王注引《世说》。朱氏以不得其解而疑之，非是。《求阙斋读书录》云：“浩浩洪流，带我邦畿，嵇康诗也。太白之意谓不恋恋于王畿耳。”亦误。

《示金陵子》²⁵ 诗云：“金陵城东谁家（一作金陵）子。”则金陵子即金陵妓也。《东山吟》云：“携妓东土山，怅然悲谢安。”此诗云：“谢公正要东山妓，携手林泉处处行。”则白醉过谢安东山时所携之妓即金陵子也。《李诗辨疑》云：“学夸而不纯，意缠绵而浅俗，如云：‘落花一片天上来，随人直渡西江水。’‘谢安正要东山妓，携手林泉处处行。’皆夸而未纯者也。如‘楚歌吴语娇不成，似能未能最有情’缠绵而浅俗者也。金陵子之名不知起于何时，而此诗之作不知出于何人，大抵皆好事者为之也。”按魏颢《李翰林集序》谓太白“间携昭阳金陵之妓，迹类谢康乐，世号为李东山。”与此诗正相吻

合，朱氏盖未尝细考耳。

《示妓金陵子呈卢六四首》²⁵ 疑与上首为同时之作。《李诗辨疑》曰：“此诗合四首，辞气格调与前《越女词》《浣纱石上女》《示金陵子》等皆相似，决非白作，岂是当时小慧谑浪之少年效白而为者乎？误收集中，遂无甄别，内惟‘东道烟霞主’一首辞意颇属清畅，详其所指当为《赠卢历阳诗》也。意者卢六亦官历阳，白所来往之地，而尝赠以此诗也。馀三首当与前示金陵子为一类，乃是他人之作，第未知为何人耳。决不可以之而污白也。”按李集中仅有《赠王历阳诗》，而并无所谓卢历阳者，朱氏不知何所据而云然。且此诗云：“小妓金陵歌楚声，家僮丹砂学风鸣。”魏颢序称白“饮数斗酒，则奴丹砂抚（当作舞）青海波”。正相吻合，当非偶然。朱氏谓为伪作，非也。

《鼓吹入朝曲》，萧曰：“《鼓吹入朝曲》即汉短箫铙歌三十二曲中之鼓吹曲也。太白命题添入朝字耳。或者谓讽永王入朝而作。”按谢朓奉镇西随王教，于荆州道中作《鼓吹曲》十首，其四曰《入朝曲》。白此诗乃拟之而作，非自添“入朝”二字。王曰：“萧氏以为讽永王入朝而作，则天子当在长安，与金陵吴京何预，而朝罢遨游之地亦不当在阆风亭矣。”若谓朝永王时作，永王实未尝自立为天子，亦不类。按诗云：“金陵控海浦，淥水带吴京。”盖太白初游金陵缅怀往事而作。奚禄诒《李诗通》手批以为讽当时诸将之不朝者，亦与诗意不合。

《杨叛儿》，陈沆《诗比兴笺》：“诗中杨花与其篇题，皆寓其姓也。‘君醉留妾家’，寄其旨也。香化成烟，凌入云霞，而双双一气，不少变散，两情固结深矣。其寓长生殿七夕之誓乎？”长生殿七夕之誓出《长恨歌》。陈鸿《长恨歌传》云：“玉妃茫然退立，若有所思，退而言之曰：‘昔天宝十载侍辇避暑骊山宫，秋七月牵牛织女相见之夕，……密相誓心愿世世为夫妇。’”按《旧唐书·玄宗纪》：“天宝十载十月辛亥幸华清宫，十一载正月辛亥还京。”唐代帝王之幸骊山皆在冬季，断无七月间而在长生殿之理。白居易所歌本据里巷之言，不足深信，陈氏竟以之笺本诗，固陋甚矣。《升庵诗话》卷七：“古乐府：‘甃出白门前，杨柳可藏乌。欢作沉水香，侬作博山炉。’李